

目录

主旋律

- 终极一夏——004
1. 夏夜微凉——慕夏——005
- 背光爱——023
2. 暗恋适合背着光——桃子夏——025
- 拿着红包爱王子——042
3. 公主最优先——喵哆哆——044

Summerlike 尖叫社

4. 来自外星的美丽应援

065

5. 慕夏GG有多娘

066

星夜图

Ferrero Rocher

072

6. 2月14号，请带我走——胡伟红

074

守护者的情人节

096

7. 星恋·华梦——疏影

098

微光倒影

8. Love's——闹闹

154

9. 数到五，一起转身——紫悠涵

178

10. 米娜的秘密——十四

198

静谧

11. 种在心里的居木树——居木

216





主旋律

终板一夏

1. 夏夜微凉——慕夏

背光爱

2. 暗恋适合背着光——桃子夏

拿着红包爱王子

3. 公主最优先——喵哆哆





终极一夏

还是舍不得夏天啊！虽然毛衣都穿在身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写一篇关于夏天的番外，回味一下。哈哈，其实不管是夏天，还是耗尽整个夏天写成的处女作——《爱至暮夏1》和《爱至暮夏2》，我都是一样地舍不得。但是，尽管舍不得，我还是得在这里宣布一下：和《爱至暮夏》有关的故事就在这里正式终结了。

米米拉说得对，每个写手写下的第一个故事，总是脱不开他自己的影子。至于慕夏的影子是谁……韩莫？苏凉？佐雨？还是都混杂了一些？大家不要乱猜！总之，用两部小说的篇幅，慕夏已经把自己的曾经写完啦！

安诺和佐雨似乎最幸福，韩莫和蔚然有了自己的人生，至于苏凉，他在这篇番外里也有了自己的归宿。有人说《爱至暮夏》的结局太悲啦！但是这就是人生咯。总有人向你靠近，也总有人背向你远离。不过，慕夏可是史上最虚心的一个写手。既然大家说太悲了，我就开始试着在自己的“星情”系列小说里写喜剧了。尽管不太可能一下子欢乐起来，但是这一次，幸福会伴随着浪漫，慢慢地到来啦！

离开了夏天，也许我的文风会变得多一点点可爱俏皮，也许我的故事会多一点点浪漫唯美，但是我保证，结局一定会给你惊喜。那么，我们就相约在新年的第一季见！请大家为我“星情”系列的第一本——《侧影天蝎，转身摩羯》加油鼓劲！

图/蓝色创可贴 一定



1 夏夜微凉 by 慕夏

中国邮政 CHINA

生，所以我明白，拿自己喜欢的女生逗趣是男生惯用的把戏。难道韩莫也喜欢上了这个女孩？我的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好像有什么不好的情绪突然滋长出来。

考试结果很快出来，最后一题我和韩莫什么都没有写，结果不言而喻，安诺肯定是摆脱了老师的怀疑。可是当她再次怒气冲冲地站在我们面前，质问为什么卷子什么都不写时，我和韩莫都愣住了。面对一次次的戏弄，她不屈不挠地抵抗着，虽然知道自己被捉弄了，可是当她得知我们并没有在试卷上写任何东西的时候，依旧会露出欣喜、感激的表情。真是有趣的女孩。

旷课、早退、不交作业、上课睡觉、考试成绩吊在全班最后……我和韩莫就是老师眼中标准的差生，可安诺不顾这些，依然成为我们的朋友。

说真的，和安诺这样单纯善良的女生成为朋友，让我和韩莫都有些受宠若惊。她的身上就像是涂了某种明亮水彩，能够折射出整个夏天的热烈，在我和韩莫的心里不断膨胀、扩大。

一开始，我和韩莫并不明白，这种感觉就叫做“喜欢”。

有一天，韩莫问我：“你不觉得安诺特好玩吗？随便一逗，满脸就通红。”

一想到韩莫对安诺有好感，我整个人就被搅得心烦意乱，又害怕被人发现自己心底的秘密。我一边抗拒着自己对安诺的过分在意，一边假装不以为然地和韩莫谈起她，说：“有什么好玩的，就像只张牙舞爪的兔子！”

韩莫以为我还在介意安诺说我像猴子，突然扑哧一声笑起来：“悟空，你度量真是太小了。我觉得她挺可爱的啊。”

我一愣，几乎是立即下意识地说：“安诺也就一般吧，还不如她身边那个叫蔚然的朋友漂亮出色。”

韩莫笑了笑，别有深意地讲了一声：“哦，原来你看上了安诺的好朋友——蔚然呀。”我知道他误会我了，可是我懒得解释，就随他怎么想吧。

我想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错过了安诺。我没想到误会一旦形成就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发不可收拾。

韩莫竟然自作主张地帮我写了封情书给蔚然，还怂恿我对蔚然发起攻势。我骑虎难下地捏着手里的桃心信封进退两难，韩莫调笑道：“你不是常说天下没有你追

安诺，我不能给你一个温情脉脉的拥抱，就只能守在你的身边，说着我自己都觉得怪异的安慰话。在你为爱执著的时候，我只希望尽全力守住你的微笑。

这一天的夏日黄昏，夕阳异常平静，我陪着安诺一路沉默，晚风从指间不动神色地流过，比空气还要无形无量的悲伤铺满了一整条道路。看着她拙劣地掩饰着自己源源不断的伤痛，我说：“要不哥借个肩膀给你吧。”

安诺仰着头笑起来，眼泪被她硬生生地逼回去，我心里又是一阵疼痛。

韩莫下了课从补习班赶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他想上前拉住安诺。我对他说：“韩莫，你过来把话说清楚，我先走了。”

“等一下，苏凉，你不准走！”安诺叫住我的那一刻，我的身体一震。心里涌起一点点莫名的喜悦，可是就在下一个瞬间，因为安诺的一句话，气氛又冷到了极点。

安诺说：“韩莫，我们就像背着你妻子偷情的情人。”

她把“妻子”两个字咬得那么重，却在喊出最后两个字的时候，紧抿住嘴唇，眼中延伸出无边的苦楚。那里面是豁出一颗心去爱却得不到回应的悲伤。我的心中微波泛起，将目光从她眼中撤离，划过一道隐隐作痛的痕迹。原来把一个人埋藏在心里是这么痛苦，原来痛也可以转嫁。

送安诺回去以后，我和韩莫一路无语。夏夜里熙攘的人群已经隐入林立的高楼，深长的街道上只剩下昏黄的路灯与一明一灭的霓虹。我终于忍不住开口对韩莫讲：“和余微散了吧。”

让事情就这么了结吧，我想着。可是韩莫的沉默浇灭了我最后的安慰。这么久的默默陪伴，安慰、隐忍，化成了克制不住的怒火，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我转身就狠狠一拳挥在韩莫的脸上，我骂他：“你还是不是男人？脚踏两只船，心里放着一个，手里握着另一个，你还想让人觉得你很无奈是不是？”

韩莫怔在原地半天，盯着我，夜里的巷子静默得只有蛙鸣声，以及我急促的喘息声。很快反应过来的韩莫挡住我继续挥过去的拳头，吼道：“苏凉，你疯了是不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不想这个样子，余微她不肯分手呀。”

我将他用力一推，自顾自地坐倒在墙角，抬头看着零星闪烁的星空，仿佛又看

迅疾地席卷而去。

其实，年少时的暗恋，就应该躲在背着光的那一面，安静地观望。寂寂的，开出白色的花朵。不要奢求，不要得到。一个人挤在人潮里看看情人节里的焰火，也美丽安然。



中国邮政 CHINA

2010-1

2 暗恋适合背着光 by 桃子夏

中国邮政 CHINA

2010-1

中国邮政 CHINA

2010-1

摄影/尚洁 | 模特/桃子夏

多萝莉和御姐同时瞄上了。我说这家伙有这么强吗？不过就是长得高点，看久了人模人样点，就他那个唧唧歪歪的小受性格，只有老娘才受得了。

喵喵酱做扞心状：“你这死宅女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好白菜都被猪啃了。”

我说的是实话，主动追苏恩离并不是因为他帅。要说帅的话，我哥哥比他还要帅那么一点点。哥哥曾经告诉我：别对人家说你的痛苦，因为说了也没用。

我一直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不是亲生的哥哥，只是表哥。比我大整整7岁。我4岁那年，家里煤气泄漏，在午睡的亲生爸妈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只有读全日制幼儿园的我幸免于难。之后我就搬到了姑姑家，和表哥还有姑姑一起生活。

喜欢抽很烈的烟，有时会呛得他低低地咳嗽。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抽烟的样子，台灯从侧脸抛过一条明亮的光线来，勾出这男生鼻子和嘴角的轮廓，很有几分味道。哥哥的眼睛狭长，瞳孔暗黑，是女生看到会心里一惊的那种。冷漠的外表下，其实没什么心眼，待人极真诚。

恩离说自己亏大了，找了个游戏人生的女生做老婆。当初他还以为我是个为爱飞蛾扑火的主儿呢，可他跟我在一起后，我反而不管不顾由着他去了。

真是奇怪的女生，奇怪得让人想了解。

他说，即使在开怀大笑时，甜蜜亲吻时，我的笑容里也藏着秘密。恩离说得没错，我的确有秘密。那秘密太重要太重要，关乎人命。我曾在上帝和观音菩萨面前发誓，一辈子为它守口如瓶。

终生不吐露半个字。

哥哥小时候很调皮，成天在外面疯，打群架，故意欺负自己喜欢的女生。他是那一带孩子公认的“大王”，我这大王的妹妹就是个“公主”了，所以没哪个不怕死的敢揪我辫子或是在我额头上画乌龟。

我们在方圆几百米的住宅小区里，叱咤风云好多年。后来哥哥开始交女朋友并且走马灯似的换。小时候家里来过一个算命的瞎子。那江湖骗子问了我和我哥哥的生辰八字，装模作样地掐指算算，故作神秘地告诉一脸虔诚的姑姑：“这女孩的命

恩离问过我，其他很多人也问过：“你挂在脖子上的那个饰物是什么？像花又不像花，挺特别的。”

我说：“那就是花。两生花。”已经戴着那个挂饰很多年，磨坏了三根黑色的线绳。

它是薛蕙来给我的，在我18岁生日那天。25岁的薛蕙站在校门口，我顶着熊猫眼从教学楼里出来，混混噩噩的脑子还在计划今天晚上回去要做完那几张试卷。再过几个月，高考这座大山就摆在眼前了。

“奈落。奈落。”薛蕙站在那叫我名字，声音温柔。

转头，我身边一大片人都转头。所有人都看着她。这实在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薛蕙的脸上多了些沧桑的痕迹，单纯彻底消磨干净。她穿驼色的大衣，质地优良的流苏披肩，化恰到好处好处的妆。笑起来眼睛还是弯成甜美的月牙，只是那精致的眉眼在日光下焕发的炫目光彩让我有些晕沉。

“……生日快乐。”她的声音有些尴尬，可能是觉察到了我的冷淡。

“谢谢。”我跟着客气。

“奈落，我只说几句话就走。这个……给你。”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是用黑色皮绳穿着的挂饰。深红的一块小石头，镌刻打磨成似花非花的形状，别有几分味道。

她在一边说：“这是早几年我和你哥哥去爬山在寺庙里求的。当时他说等你18岁的时候送给你当礼物。这些年我替他收着，今天终于可以给你了。”

“哦。”我冷冷地应了一声。手指轻轻蹭那朵花后面似字非字的刻纹。

“那……我就先走了。”薛蕙的神色始终有些不自然，她转过身往前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眼睛似乎有些湿湿地问，“奈落，你……你哥哥现在怎么样？”

我还是不停用手指摩挲那块红色的小石头，头也没抬地说：“好着呢，还没死。”

她又问：“他现在转到哪家医院了？上次去找他，医生说 he 转院了。我快移民

了，走之前想去看他。

懒得理她，沉默地往前走出几步。我忽然想到什么，停下，回过头，对她没好气地说：“今天是情人节，你要是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去***医院A栋407病房看看他。”

回家后躺在床上，不想吃饭，也不想做那些试卷。把头埋进被子里，像一只受伤的动物窝在岩石的角落里。荒凉，空无一人。大风卷起砂石呼啸而过。天那边乌云蜂拥而至。暴戾的雨滴夹杂着绝望打在脸颊上。疼。我的手冰冷冰冷。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如果薛蕙不找我，原以为有天会把那些不愿提起的往事完全忘记，在沉默里渐渐安于现状。可宿命，总来敲你的心门，无休无止。

纵使薛蕙用冰淇淋收买我，她染上毒瘾的事情还是被哥哥知道了。她这么解释：和朋友出去玩通宵，在Pub里接了别人的烟。一根。两根。一次。两次。等发现烟里掺了东西时，她已经上瘾了。一贯甜蜜的两人大吵了一架，几乎闹翻。

哥哥砸了台灯和大叠的碗。哥哥最喜欢的裤子被她咔嚓咔嚓剪成一片片布条。他们彼此又爱又恨。她满脸泪水的心伤，让我在随后的生命里再没有见过更强烈的绝望。那些白色的粉末，维系片刻的欢娱和弥漫后，总会给你漫无边际的暗。

这一场争执以薛蕙保证“再也不碰那些东西了”为休止符，偃旗息鼓。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下午刚放学的我不知哥哥不在，又打着蹭饭的小算盘来找他。

我背着沉得不行的书包轻轻敲了很久的大门，但是没人应声，最后想起哥哥说过他在门口的水泥板缝里藏了一片备用钥匙。我放下书包仔细在那缝里搜了搜，嘿，果然找到了钥匙。

轻轻开了门还是不见人。只听见男人急促厚重的喘息和说话声。是陌生的男低音。还有薛蕙低低的哀求和抽泣声。“求求你，我要死了……真要死了……我不能离开这里，只要你先给我东西，我一定会弄到钱的。”她一直在哀求。

觉得不对劲，不敢走过去，下意识地往后退，然后撞到一个人。我回头看，是哥哥，他也刚回来吗？

哥哥阴沉着脸，甩了挎包径直往里面走，边走边说：“奈落，你先回去，明天我会回家的。”

这是哥哥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当天晚上，我从医院打给姑姑的电话里知道：哥哥把给薛蕙毒品的那个男人打了一顿。那人半死不活地在医院躺着。哥哥没什么外伤，但是，他的头被那人抄起床边的一个音乐盒狠狠砸了。

就是哥送给薛蕙的那个音乐盒。

头发蓬乱的薛蕙坐在病房外哭，不停地解释她是毒瘾发作，实在受不住了，那男人找上门来说自己可以弄到白粉……但条件是让薛蕙离开我哥，跟他走。

哥哥在医院待了几个小时候就和我们回家了。薛蕙唯唯诺诺地跟在身后，他一路上都没有回头看看她，一直没有。

我以为，一切就这样安静下来。一些局面的发生从来是在骤然间打破陈规，命运吝惜得不肯给你缓一缓的时间。第二天晚上，只有14岁的我站在客厅，不知所措地看着刚才还安安静静看着电视的哥哥突然抓起果盘砸自己的眼睛。姑姑反应过来伸手去拦，被他一扬手推倒，摔在地板上。哥哥神志不清，满嘴唠叨着一些大家听不懂的句子，转身要去厨房找刀……一切突然到让所有人张皇失措。我攥着没有写完的数学作业本，脸色煞白。

没人告诉过我，姑父是在患精神分裂症后死去的；更没人告诉我，这种病有可能遗传，子女在成年后发病。姑姑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姑父家有精神病史，所以哥哥很有得这种病的可能，他不能受过多的刺激。

姑姑这些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儿子，让他免受伤害，可伤害还是发生了。劫数难逃。

第二天，哥哥被强制住进精神病医院。

源自王族血缘的英俊容貌，配合着他痞痞的神情，连娜丝也看红了脸，立刻忘记刚才还呵斥过这个无礼的年轻男子。

艾斯利无奈地看着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兄又在随意播撒他的魅力，挥手示意众人退下：“现在没有别人了，你可以不用装了。”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鲁克立刻扑回柔软的沙发里，把沾满泥土的长靴踢掉，将两条腿都翘到了精致的爱洛克浮雕茶几上。

艾斯利走到鲁克的身边坐下，优雅地端起桌上的玫瑰色金边茶盏，慢慢抿了一口里面香气浓郁的皇家红茶。

鲁克扭过头来，朝着艾斯利嘻嘻笑：“我说，你真的准备假装这个王子的身份，到新年晚宴彻底穿帮的那天吗？”

艾斯利的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抽搐，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也不想想这是托谁的福？”

身旁的人双手枕在脑后，放松了身体朝后倒下去，随意地晃动两条长腿：“艾艾啊……”

被人唤到有着讨厌回忆的小名，艾斯利彻底破功，脸上的表情瞬间换了一个人。

他慢慢放下手里的杯子，突然转身扑过去用力掐住了鲁克的脖子，咬牙切齿地大叫起来：“叫你给我笑、笑！如果不是我那个‘好’姑姑，你的妈妈，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就在鲁克猝不及防地中猛招而翻白眼的同时，我们的艾斯利王子开始了对那一段惨痛过去的痛苦回忆。

玩笑开大了

王后产室的外面，国王陛下正在紧张地来回踱着方步。侍女们出出进进，个个神色严肃，整个宫廷都屏气凝神地期待这一位小贵人的降生。

这是国王和王后的第三个孩子，按照蓝度的传统，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国家。这也是一直身体虚弱的王后，为什么要一再冒险为国王生下孩子的原因。之前两位公

主虽然一个赛一个的机灵可爱，可惜都不能成为王储。

其实，国王本人并不觉得女孩就不能治理好国家。相反，如果是他和有着“比斯辛大陆智慧女神”之称的美丝莉王后的孩子，一定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吧。但按照蓝度王室的祖训，如果这一个孩子还是女孩，也许国王就要为了自己深爱的妻子从王室中挑选一个有资质的少年来收为义子了。

国王想到这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产室的门这时忽然开了，从里面探出头来的，是他的姐姐露蒂亚长公主。

国王连忙走上前去：“怎么样，莉莉还好吗？”

感觉到弟弟的紧张，露蒂亚长公主点了点头，又担忧地摇头：“我看还有一段
时间孩子才能出生，不过莉莉有些疲劳了，我真怕她一会儿撑不过去。”

国王的额头上渗出一层汗珠来，开始不停搓手。

露蒂亚握了握弟弟的手，试图抚平他的不安：“您有什么希望，或者要对王后
说点什么？”

国王毫不犹豫回答道：“希望她和孩子，不，她平安就好。”

露蒂亚叹气：“那好吧，我会向王后转达的。”

看着再次合上的大门，国王不由在心中呼唤着蓝度众祖先的圣名，开始向他们
祈求。夜色降临之前，宫殿外已经聚集了很多闻讯赶来的民众。他们也纷纷自发地
跪在城堡广场上，为即将出世的小生命祝福和祈祷。

终于产室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哇哇啼哭声，露蒂亚长公主稍后从里面走出来，对
他说：“如您所愿，王国又添了荣誉。”

王后因为太辛苦已经沉沉昏睡过去了，而小公主很健康，一切如同她弟弟的希
望，大家都很平安。露蒂亚长公主欣慰地看着弟弟，满怀喜悦地向他祝贺。

国王的心中猛地一跳，王国的荣誉？难道真是降生了一位小王子？他不禁用力
握住姐姐的肩膀，声音颤抖着问：“真的是那样吗？”

“就像您所希望的那样。”露蒂亚长公主微笑着点了点头，完全没有发现两人
的理解出现了根本性错误。

国王欣喜若狂：“莉莉还好吗，我想看看她，还有我们的孩子。”

“王后已经熟睡了，您还是先不要打搅她。”

“噢，上帝，我真的太激动了！我要立刻向所有人宣布这件喜事，哈哈！”国王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大门，宫殿外的广场很快传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浪。

于是等到露蒂亚长公主收拾好一切走出产室时，听到宫殿里所有人都在传递着“王后生了一位小王子”这个喜讯时，才意识到自己给弟弟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而就在她犹豫着如何跟国王陛下开口解释时，这个消息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在短短的一夜间传遍了整个比斯辛大陆。

而我们可怜的公主，哦……不，是王子殿下，依然安心地熟睡在妈妈的身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已经被粗心的姑姑和爸爸颠覆。

把他赔给我

“想一想吧，16年来我过着什么日子？”艾斯利掐着鲁克的脖子歇斯底里地大吼，“不能随便交朋友，不能化妆，不能穿好看的裙子……啊啊啊，全世界除了我的姑姑，只有你这个白痴知道我是个女孩子！”

“你是女孩子？哪有女孩子这么野蛮的啊！”鲁克好不容易从她的手底挣脱出来，立刻远远逃到房间的另一角，大口喘着气。

就连王后都以为自己生了一个男孩子，产后虚弱的她，更加不能亲自照料孩子。

而主动要求负责王子教养的长公主则是小心翼翼，不让任何人接触孩子的身体。一直到艾斯利王子10岁那年，她才有了第一个知道自己真实性别的朋友，也就是眼前这个不按章出牌的鲁克。

“就算是我那个老妈惹来的麻烦，这里面也有你爸的一份责任吧？再说了，这还不都是为了咱们蓝度的荣誉吗？而且你看国王陛下那么高兴，怎么忍心让他知道真相呢？”鲁克嘟囔完这些，看到艾斯利的眼圈红了起来，立刻心软地凑过去安慰她，“哎，你别哭嘛！要不，艾艾，我们私奔吧？”

艾斯利抽了抽鼻子，用力瞪了表兄一眼：“滚，男女相爱才叫私奔，拜托你也偶尔读点书好吧？”

那还不是一样，反正都是出逃嘛！鲁克在心底不以为意地反驳，嘴里却说：